

庚戌仲春

國立北京大學
中國民俗學會
民俗叢書

莊嚴題端



明清笑話集引言

笑話在中國經籍上出現得相當的早，這是在東周末期，約當公元前三百五十年，最顯著的出在「孟子」上面。我們說最顯著，只因它收在「四書」中間，以前有人誦讀，所以知道者比較多，雖然在先秦的子書裏也有不少。我們先來從它的第二三篇中舉出兩個例來吧。

「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长而掘之者，芒芒然歸，謂其子曰：『今日病矣，予助苗長矣。』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槁矣。」

「今有人曰：『攘其鄰之雞者。』或告之曰：『是非君子之道。』曰：『請損之。』月攘一雞，以待來年。」

此外在第四篇中，有很有名的一則故事，這便是所謂「齊人」的那一章：

「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。其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返，其妻問所與飲食者，則盡富貴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『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返，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，而未嘗有顯者來，吾將鬪良人之所之也。』早起，施從良人之所之，徧國中無與立談者，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，乞其餘，不足，又顧而之他，此其爲饜足之道也。其妻歸，告其妾曰：『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，今若此。』與其妾訕其良人，而相泣於中庭。而良人未之知也，施施從外來，驕其妻妾。」

這篇敘述得很精細，是上好的一篇笑話，在經書中也很顯得突出，所以一向爲讀書人所注意。關於子書，我想可以舉出「韓非子」來作代表。它的主意是在陳說道理，但是與「戰國策」等方法有點相同，不

少地方利用寓言，可是有些也顯然乃是笑話。如『內儲說下』中云：

『燕人感易，故浴狗矢。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，其夫早自外而來，士適出。夫曰，何客也？其妻曰，無客。問左右，左右皆無有，如出一口。其妻曰，公感易也。因浴之以狗矢。』另有一說，說得更詳細，文云：

『燕人李季好遠出，其妻私有通於士。季突至，士在內中，妻患之。妾曰，令公子裸而解髮，直出門，吾屬伴不見也。於是公子從其計，疾走出門。季曰，是何人也？家室皆答曰，無有。季曰，吾見鬼乎？婦人曰，然。（此處應有季曰二字）為之奈何？曰，取五牲之矢浴之。季曰，諾。乃浴以矢。』本篇內又有一則云：

『衛人有夫妻鬻者，而祝曰，使我無故，得百束布。其夫曰，何少也？對曰，益是，子將以買妾。』又『外儲說左上』中亦有幾篇，今舉其一為例：

『鄭人有欲買履者，先自度其足，而置之其坐。至之市，而忘操之，已得履，乃曰，吾忘接度。反歸取之，及反市罷，遂不得履。人曰，何不試之以足？曰，寧信度，無自信也。』

這些故事在本文裏，本來與寓言一樣，利用了來證明一種議論，但是「一看就可明了，在用人事作材料上，在談諧諷刺的性質上，分辨出來還是笑話的一類。由此可以證明，直至去今二三千四百年以前，已經有這類的笑話流傳，而且哲人文士也都「不菲薄它，却去拿來使用，作為著書的資料，還是很有意思的事情，我們所值得注意的。」

『魏以來散文愈益發達，而陳說事理，多趨重正言法語，利用故事的風氣似漸以消歇，但是別一方

面，佛經的翻譯工作漸盛，經中多用譬喻，這也就輸入過來了。魯迅在『痴華鬘題記』（一九二六年）中云：

『嘗聞天竺寓言之富，如大林深泉，他國藝文，往往蒙其影響，即翻爲華言之佛經中，亦隨在可見。佛藏中經，以譬喻爲名者，亦可五六種，唯『百喻經』最有條貫。其書具名百句譬喻經，『出三藏記集』云，天竺僧伽斯那從修多羅藏十二部經中鈔出譬喻，聚爲一部，凡一百事，爲新學者，撰說此經。唐齊永明十年九月十日，中天竺法師求那毗地出，以譬喻說法者也。王君品膏愛其設喻之妙，因除去教誡，獨留寓言，又緣經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華鬘竟語，即據以回復原名，仍印爲兩卷。』案：書名原意云爲痴人所編的華鬘。古時采集花葉作圈，戴頭上或套頸間，用作裝飾，或以饋贈，因引伸用以稱詩詞選集，中世英國人亦尙稱爲伽蘭特（Garland），不失本意。』

魯迅向來看重這部『百喻經』，在一九一四年間特地從藏中抄了出來，捐資重刻木板，這回又給作題記，爲之介紹。法國漢學者沙畹曾從漢譯佛經中選出故事五百篇，法譯行世，我們還沒有這一種結集，現成的經典中只有這『百喻經』算是最爲便利了。這裏邊有一部分是寓言，好些乃是笑話，有的與中國的很是相像。現在這裏來幾個例吧。卷上第四〇『寶鏡鏡喻』云：

『昔有一人，貧窮困乏，負人債無可以償，即便逃避，至空曠處，值鏡滿中珍寶，有一明鏡，著珍寶上，以蓋覆之。貧人見已，心大歡喜，即便發之。見鏡中人，便生驚怖，叉手語言，我謂空鏡，都無所有，不知有君，在此鏡中，莫見賊也。』這與『笑府選』第九一『看鏡』相類似，又同卷第五〇『醫治脊僂喻』云：

『譬如有入，猝患脊僂，請醫療治。醫以酥塗，上下著板，用力痛壓，不覺雙目，一時併出。』此與『笑

得倒選」第四二「書蛇背」又正是一樣。（六朝前後所譯佛經，受駢體文的影響，多用四字爲句，今點句多從之，雖然如從意思上看，有時二三句可以聯讀。）

據上邊所說的看來，在中國古籍上笑話頗佔有地位，可是不知怎的，後來有點不大了。「隋書·經籍志」上載有魏鄆鄆淳所撰的「笑林」三卷，今已散逸，只在「古小說鉤沉」中輯存若干條，唐朝雖曾有侯白的「啓顏錄」，但那大概與當時的「朝野僉載」相近，不是真正的笑話集了。別一方面，却興起了種雜記，只是零碎的記錄項目，性質上與笑話有點相近，彷彿是笑話的目錄，這便是所謂「雜纂」。最早稱唐李義山著，其次有宋王君玉的「雜纂續」，蘇東坡的「雜纂二續」，明朝有黃允文的「雜纂三續」，均見於明刻「說郛」中。明末徐樹丕在「活埋巷道人識小錄」中，收有「風俗笑」一卷，實即是雜纂四續。清章光猷著有「雜纂新編」，顧祿有「廣雜纂」各一卷，收在顧氏所刻「頤素堂叢書」中。

李義山的「雜纂」，新唐書上不著錄，但「直齋書錄解題」中有之，以爲係李商隱作，可見在宋朝已有此說了。魯迅在「中國小說史略」上說道：「書皆集俚俗常談鄙事，以類相從，雖止於瑣細，亦頗身世務之幽隱，蓋不特聊資笑噱而已。」由此可知它的長處雖是在於記錄風俗人情，但也可以資笑噱，如「雜纂」中不相稱，煞風景，惡模樣，無所知，愚昧諸項，與「笑倒選」附載的半庵笑政中「笑資」所說很是相像，不過它只是列目，不會演成故事而已。

唐宋以後文風稱極盛，但笑話却幾乎沒有了，至少我們未能見到，這大概只是存在民間口頭，不會有人寫了下來。等到明朝，我們才有了笑話集，現在就我們所知道的，收集了四種，連清初在內，來說明一下。本來笑話書此外也還有，但是這四種有一個特色，便是我們知道他的真姓名，這與後來一般匿名

的很有不同，便是可以說還是不負責任的著作。

這四者之中，第一種值得說的是趙南星的『笑贊』。他又著有散曲一卷，名『芳茹園樂府』，都署名清都散客。一九三四年盧冀野集合重刊，名爲『清都散客二種』，有小引云：

『清都散客者，高邑趙南星之別署。南星字夢白，號鶴齋，萬曆二年舉進士，除汝寧判官，尋遷戶部主事，調吏部考功，歷文選員外郎，以疏陳四大害，觸時忌乞歸。萬曆中再起爲考功郎中，主京察，要路私人貶斥殆盡，遂被嚴旨落職。光宗立，起爲太常少卿，繼遷左都御史。天啓初任吏部尚書，終以進賢嫉惡，忤魏忠賢，削籍戍代州，天啓七年卒。南星籍東林，與鄒元標、顧憲成世稱三君。所著有『笑贊』，『芳茹園樂府』。尤侗云，高邑趙鶴齋家宰一代正人也，予於梁宗伯處見其所作填歌曲，乃雜取村語俚諺，耍弄打諢，以洩其骯髒不平之氣。所謂雜取村語俚諺者，樂府如是，『笑贊』亦如是，此其所以不見重於士夫而轉流播於里巷歟。爰合二種，刊以行世。』

盧君重刊這兩種的意思很好，只可惜所依據的原印本中缺爛太多，幾乎每則都有缺字，不可連讀，很是氣悶。在這以前，北京星雲堂也印過一冊『笑贊』，係張森林君所編，斷缺正是一樣。我僥倖能够見到完本，乃是在一九四三年頃，偶爾借得這兩種的比較早印本，雖然字跡也有漫漶處，而大致還可辨認，於是各抄了一本下來。樂府全部中只有兩處，尚缺少半個字，『笑贊』則第二六『南風詩』中缺了一行計十三字，但是因爲在贊語中，還無甚妨礙。樂府抄本，因爲解放後盧君到北京來，曾來看過我，我知道他在刻印前人樂府散曲，便送給了他，他也很是喜歡，可惜他南歸不久便去世了，不曾刻得。『笑贊』則留在手頭，覺得頗可珍重，這回能够作爲『明清笑話集』的壓卷，是很可喜的事情。趙君諡稱忠毅，的是正人君

子，他所編的笑話雖然有些也很尖銳，可是並無什麼猥褻的分子，這是很不易得的，所以我們可以全部錄存，不必經過什麼淘汰。要吹毛求疵的話，那末這只可以說，裏邊的並不全是純粹笑話，因為有些人名如王安石蘇東坡的乃是史傳上的笑談，即使有的也出於虛構，但既然說得有名有姓，（這也以知名人爲限，平常說張三李四，或如韓非子的李季即李老四，也仍然以虛說的眞笑話論），當然要算是別一種類了。這個情形我們也是知道，但是因爲趙夢白的遺書少見難得，爲的保留它的本相起見，所以捨不得刪削，只好辦得通融一點罷了。

第二種是馮夢龍的『笑府』。馮夢龍字子猷，別號墨憨齋主人，『笑府』十三卷，就署的是這個名字。他是明末的秀才，用這別號編著小說戲曲甚多，其時代在李卓吾金聖歎之間，地位則在二者之上，是明季俗文學的一個主帥。他的著述有墨憨齋傳奇十種，又喻世明言，警世通言，警世恆言等，共計古今短篇小說一百四十篇，成爲後世有名所謂『三言』。此外雜著還不少，他編有『古今談概』一書，集史傳笑談之大成，至清初經人刪改，名『古笑史』，有李笠翁的序文。『笑府』則與『談概』相反，並非實人實事，純係戲作，以嘲笑爲目的，乃是眞正的笑話。『笑府』後亦經人改編爲『笑林廣記』，署名游戲道人，不知姓名，不復可憑，而原本亦遂不傳，只知道日本內閣文庫及大連前滿鐵圖書館各有一部，無從得見。今只以日本舊本刻選本二種爲依據，其一有二卷，一只一卷，題風來山人刪譯，風來山人爲日本十八世紀的天才作家，譯雖未知眞僞，但其聲名正足與墨憨齋抗衡，故書坊遂借用其名亦未可知。二本內容多不同，今參酌抄錄，猥褻頗有太甚者，不得已暫從割捨。

第三種是『笑倒』。這本是『山中一夕話』中十種之一，題着咄咄夫的別號，但是我們從他的『半庵笑

政」上知道真姓名是陳皋謨，字獻可，所以也收入集中了。陳皋謨的事蹟無可考，但看「一夕話」的各項序文，可以推定他是明朝的遺老，在清初所寫的，因為如顧亭林所說，吳越遺老文多放恣，可以為證，因此那序上的處以也可能就是順治末年了吧。

第四種是石成金的「笑得好」，石成金字天基，也是清初人，所著有「傳家寶」全集，康熙時刻，一總有二十冊以上吧。他的特色是在於編造笑話，（自然也有些是用舊有的資料，不過經他改作過了，特別更是尖刻些）却仍同明朝人一樣寫上自己的姓名，目的是說勸善懲惡，有些却又講的特別下作，這是有點兒矛盾的，因此他的原作雖是有初集二集各一卷，我們所選取的可是很不多。

要了解中國笑話的特質，從中間去看老百姓的真正的愛憎來，理想的辦法是蒐集通行的民間故事，把笑話的一部分抽出來，加以整理。不過現在沒有這種資料，那末也只好利用既成的書本，雖然這是經文人加工過的，而且中間又是間隔了不少的年代。從這裏我們所抄集的三百五十多篇笑話上看來，也可以舉出幾點來論，但是還有的乃是屬於過去的，因為這裏反映出來的是過去的社會與生活，——自然有些狀況或其影響也可能在現今還存續着。

第一點我們可以看出來，笑話裏所嘲罵的有許多不通的塾師和庸醫。這本來是過去中國社會上的一個大問題，教育與衛生都搞不好，結果誤人子弟，害死病人，使得大家痛心疾首，在笑話上便首先表現出來了。這個根源是和以前的科舉制度分不開的。自從明朝規定以八股取士，「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」，大家都向着這條路奔去，讀通了的及第上進，可以做官，真寶本領也只會做文詩罷了。讀不通的結果別的事都不會做，只好去教讀或行醫，騙飯來吃，以極無用的來擔任這兩項重大任務，為害真真不小。

這個情形現在已有改變，而且關於塾師讀破句認別字，多係根據經書，對於現代讀者也恐有點隔膜了。第二點可說得的是，各齋的，特別是不請客或吃白食的人，很般爲嘲笑的對象，此外則是說大話的，怕老婆的也都在內。第三點是嘲笑愚昧的，這一項裏包括着民間故事的「呆女婿」一類，數量應當不小，雖然我們所抄的還不見那麼多。第四點是說官府的事，這集裏收錄得很少，但「笑贊」裏附錄的「孟黃黜傳」把貪官說的淋漓盡致，「笑府選」第一四九說有長而人被馬鞍的失主錯認，旁人勸他不如認賠，若是經官定是斷給失主，說昏官又真是巧妙得很了。此外有些嘲笑婦女以及殘疾的，在笑話中當屬於下乘，雖是不能免，却是不值得來說了。

這集子裏所收笑話的著述者，有趙夢白那麼的賢哲，也有石天基那麼的庸俗人，他的自稱傳家寶全集的格言只是「苟全性命於亂世」，但統觀全部笑話，却都說的不差。我們只看那「笑贊」第五一的「打差別」，與「笑得好選」第八的「割股」，對於強有力的封建道德，特別是父爲子綱，夫爲妻綱這兩項，敢於舉起指頭來，實在是很容易的事，即此可以看出中國笑話裏的明朗性與健康性來了。

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，編訂者記。

明清笑話集目次

引言

一 笑贊（明趙南星）

題詞

本文七十二則

孟黃鵬傳附

書後

二 笑府選（明馮夢龍）

原序

本文一百六十七則

三 笑倒選（清陳皋謨）

小引

本文六十五則

半庵笑政附

四 笑得好選（清石成金）

二二

九二

九〇

九三

九六

九三

九三

九三

九二

自序

本文五十三则

一四

笑
贊

(明 趙南星)

笑贊題詞

書傳之所紀，目前之所見，不乏可笑者，世所傳笑談乃其影子耳。時或譔及，爲之解頤，此孤居無聞之一助也。然亦可以談名理，可以通世故，染翰舒文者能知其解，其爲機鋒之助良非淺鮮。段錄七十二則，各爲之贊，名笑贊云。

笑贊

清都散客述

一 太行山

一儒生以太行山作代形山，一儒生曰，乃秦杭耳。其人曰，我親到山下，見其碑也。相爭不決，曰，我二人賭一東道，某學究識字多，試往問之。及見學究問之，學究曰，是代形也。輸東道者怨之，學究曰，你雖輸一東道，却教他念一生別字。

贊曰，學究之存心忍矣哉，使人終身不知太行山，又謂天下人皆不識字。雖然，與之言必不信也，蓋彼已見其碑矣。

二 推官

烏鵲中，一進士初仕推官，性極執拗，嘗以買鳥推敲之字，作吹敲。或告之曰，此是類字音。進士曰，這等說，我做的是類官。

贊曰，此進士現做推官，無怪乎其不更讀也。鄭三娘不識四字，豈容有散字音乎。大抵一字只可一音，一物止可一名，何須諧聲假借，惑亂後學，此亦古人之過也。

三 僧與士人

有士人入寺中，衆僧皆起，一僧獨坐。士人曰：何以不起？僧曰：起是不起，不起是起。士人以禪杖打其頭。僧曰：何以打我？士人曰：打是不打，不打是打。

贊曰：此僧之論，其於禪機深矣，而不能忍禪杖之痛。近日士子作文，皆拾此僧之唾，以爲文章之三昧，主司皆宜黜之，告以黜是不黜，不黜是黜也。

四 賊說話

兩賊剽竊既透，入房摸索。一賊被蝎子螫了一下，不覺失聲說好疼。那一賊恐怕主人聽的，將這賊扭了一把，這賊就打一拳。兩人一遞一拳，碎吼有聲，把主人聒醒，登時緣住。（賊人以細人爲緣。）這蝎子螫的賊埋怨那賊說道：喫了你的虧，有話不說，緣何就扭我一把。那賊說：死賊，你還不省，那裏有做賊的還要說話。

贊曰：杜子美詩：無人覺來往，大是竊盜之術。水滸寨中時遷先做竊盜極精，號爲鼓上蚤，官其跳鼓上而無聲也。往時里中惡少年數人，初劫人家，火把忽滅，有陳清者叫道：焦回子點火來。焦回子大怒說道：這是何處，你呼人姓名，你非陳清乎。主人默記告官，當被捉搦。由是觀之，強盜亦不得亂說也。

五 歐陽修

宋歐陽修做考試官，得舉子劉焯卷云，天地軋，萬物茁，聖人發。歐陽修以硃筆橫抹之，士子增作四句曰，試官刷。

贊曰，俗云，文章中試官，非虛言也。劉焯之卷，如遇愛者，即古今之奇作也。近時一貴人批韓文云，退之不甚讀書，作文亦欠用心，以其無軋茁語也。愛癭瘤者以細頸爲醜，文章何常之有。雖然，永叔名人，其所刷者或亦有見也。

六 屁頌文章

一秀才數盡，去見閻王。閻王偶放一屁，秀才即獻屁頌一篇曰，高竦金聲，弘宣寶氣，依稀乎絲竹之音，彷彿乎麝蘭之味，臣立下風，不勝馨香之至。閻王大喜，增壽十年，即時放回陽間。十年限滿，再見閻王，這秀才志氣舒展，望森羅殿搖擺而上。閻王問是何人，小鬼說道，是那做屁文章的秀才。

贊曰，此秀才聞屁獻諂，苟延性命，亦無恥之甚矣。猶勝唐朝郭鶚，以書畫而求富貴，所謂遺臭萬年者也。

七 醫生

醫者至人家，爲病人診脈時，天大雨。醫者曰：「一家都了不得。」有問者曰：「如何診一人脈，說一家都了不得？」醫者曰：「這等大雨，淹壞田苗，一家如何了得？」

贊曰：此醫甚苦，本不知脈，而既爲醫，不得不診脈，其實無心診脈也。如不遇雨，就是一個王叔和，世人不知而欺人者大都類此。

八 僕入城

村居者命其僕曰：「使你入城，未及說了，其僕飛往城中。行至縣門前，縣官正追錢糧，里長十人，一人未到，九人就使此僕頂名查點，縣官各責十板。回至村中，主人問曰：「你至城中何幹？」其僕學說縣官打了十板之事，主人笑曰：「獸子。」僕曰：「難道那九個都是獸子。」

贊曰：此僕與九人者受責之數同，而獨以爲獸，宜其不服也。世事皆有比例，俗的獸的，個個比例，那肯服人。

九 仙女

董永行孝，天使仙女嫁之。衆仙女餞行，皆囑付曰：「此去下方訪有行孝者，寄個信來。」